



郭新洋 摄

欧盟青年交响乐团先前在德国演出返场之际，邀请合唱团与现场观众一起高歌一曲《欢乐颂》。网上播出音乐会的画面不那么清晰，但是镜头摇到音乐厅外的广场上，现场直播的大屏幕周围，或站或坐的听众，其中包括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几乎每个人都噙着泪花，跟唱这首曲目。

《欢乐颂》的“词作者”是德国诗人席勒。这首德语“神作”借赞颂“欢乐女神”表达了即便“习俗使人各奔东西，欢乐女神也能消除一切分歧”“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看到屏幕上男女老少深情合唱的画面，颇为感人。我们深知，眼下任何一种物质形式的苦难在百年前都未必是苦难；百年前的人的任何一种精神形式的幸福，如今依然能给予人幸福。

哪一种精神上的幸福最治愈？无疑，音乐是首选，不分老幼，甚至没有任何文字障碍且如今唾手可得，到网上一搜，就能沐浴在千百年来人类创造的“音罩”之下——估计，这也是各款耳机始终热销的原因——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世界只属于我一人”。

如果要隔离，我要被音乐隔离。如果要去荒岛，我也要带上耳机。

疫情宅家听什么音乐？首选振奋人心如柏林爱乐演绎的《约翰·威廉姆斯：柏林音乐会》，这张2月4日刚发行的CD的开篇曲目《奥运号角和主题》，以昂扬的号声和沉着的节奏，号召全球凝聚一心。遥想一下起源于古希腊、因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的竞技场，正是和平与友谊的盛会。其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历史上罕见——如此想来，大家手牵手、心连心的画面还是必须载入史册的。推荐各类奥运主题音乐和主题歌，都是特别荡涤心灵、开阔心胸，听完之后神清气爽且“疗效”颇长。这一类中，还推荐《星球大战》系列，尤其是主题曲，依然是约翰·威廉姆斯作曲，其开场旋律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预示着充满希望的未来。宫崎骏动画片御用作曲久石让的曲目，也有同样功效，在宏大的同时细节更分明、情感更温馨。

其次，电影音乐也是不错的选择——受90岁的约翰·威廉姆斯这位经常为电影创作曲目的音乐家启发。那些原本就凸显人物主题、带着情节烙印、烘托出美好气氛的电影音乐或者音乐剧电影版，总是令人可以在听音乐的同时，看着镜头画面去旅行。例如《爱乐之城》，不仅有着美好的爱情，也有洛杉矶打卡地。

《无间道》系列电影略烧脑，但听其中蔡琴演唱的插曲《遗忘的时光》，有助于你什么都不去多想。电影《爱情神话》和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则能让人脑海里掠过一幅幅



那些动人旋律抚慰宅家的你

◆ 朱光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上海的城市美景。《爱情神话》中的上海闲话插曲《旧社会顶穷的人》旋律轻快愉悦，想想自己肯定不是顶穷的人，于是就会释怀许多……还是要郑重推荐《我和我的家乡》电影推广曲、郑钧创作演唱的《父的三北》：“当年你不顾一切逃离的，如今都在与你朝夕相伴；当年你念念不忘迷恋着的，如今都已烟消云散……”他能够做到节奏舒缓但是强劲，有着说书人调调的说唱与陕北民歌交织，整体节奏大致与心跳持平，却偶尔令人早搏。两极相遇，必属佳品。此曲收录于他的最新专辑《两只口罩》。

再者，同样是经典，中国交响乐当中也不乏令人听起来热泪盈眶、百感交集的传世之作，例如《红旗颂》——这是一首无论在什么场合：现场聆听或是戴上耳机，哪怕只是远远传来，都能让人对我们的红旗肃然起敬且眼前会浮现出各种动人画面的曲目。仅凭这一首曲目，不算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都必须向伟大而可爱、谦虚且自律的吕其明先生致敬。取材于云南民间小调的《小河淌水》有助于相爱的人相看两不厌——这首描述阿妹总是看不到阿哥的爱情歌曲之忧伤透顶，能让我们彻底想穿要珍惜眼前人。听一遍吴碧霞的版本，知道最为端庄的演绎；也可以听龚琳娜唱的，带有渐强的流行乐队编配；还可以听萧敬腾唱的有点粗犷的版本……最常见的还包括各类民族乐团的协奏曲——比《小河淌水》稍微快乐一点点的是《彝族舞曲》，比《彝族舞曲》再快乐一点点的是《瑶族舞曲》，但都是旋律直抵心坎的动人之作。一定欢快无比的是各种乐队版本的《北京喜讯到边寨》，让人都想跳起舞来。

毫无疑问，在中国民乐里最欢快的类型之一是广东丝竹，例如《喜洋洋》——这首曲目往往是新春期间上台颁奖的曲目，正如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总是以《拉德斯基进行曲》收尾一样。与之组词方式一致的《步步高》也是颁奖典礼常见曲目，适合在跑步机上大踏步走。当然，广东丝竹是从江南一带传过去的，江南丝竹正是国家级非遗——源自道教音乐，可以视其为养生曲目。附加赠送一曲《苏州夜曲》，首推小田和正演唱的版本——对，就是那位演唱《东京爱情故事》主题曲的那位。想知道中文歌词，那就去听费玉清版——但是，开头不太姑苏……

越剧艺术大师袁雪芬——

“在当代戏剧界找不到第二人”

◆ 友竹

2011年2月19日，越剧艺术大师袁雪芬去世，享年89岁。光阴荏苒，今年3月26日正是她的百年诞辰。关于大师的价值，著名戏剧理论家刘厚生早在11年前就说过：“袁雪芬不仅属于中国的戏曲界、戏剧界，她还是一个文化的巨人。”的确，出众的才华、精湛的技艺、杰出的创造自不待言，袁雪芬的艺术思想、改革精神及其成果，“在当代戏剧界找不到第二人”。这就是大师超越了技艺、升华到文化层面的地方。

一力构建“新越剧”

越剧诞生至今，也只是一百年出头。袁雪芬于上世纪30年代初出道，先在杭州等地演出，1938年来到上海，与“闪电小生”马樟花合演《梁祝哀史》，被誉为越剧“新后”。然而马樟花于1942年不幸去世，袁雪芬痛失搭档，一度回乡。当她再次应邀来沪时，已打定了建设“新越剧”的主意。

早期的越剧是没有剧本的，艺人演出前依靠“说戏先生”为其讲解、安排，上台之后全靠自己发挥。袁雪芬觉得这样很难保证质量的稳定，必须改革，于是将自己的大部分包银用来聘请编剧和导演，成了越剧界第一个彻底取消“幕建制”的人。她对编剧有明确要求——写新戏力求雅俗共赏，改老戏尽量去粗取精，努力提高越剧的格调与品位。她对演员也有明确要求——一个戏在排演阶段，所有演员都可对剧本提意见、作修改；一旦上台则须按剧本规定的内容精确到地位表演，从而杜绝了演员因临时想词而不免产生的仓促和粗糙。同时，袁雪芬在化妆、舞美、灯光等方面也作了大量创造性变革……

就这样，袁雪芬把话剧、电影等艺术样式的优质元素提炼出来，加以吸收消化，融入到越剧的编、导、音乐、舞美等各方面，完成了越剧的全方位改革，综合性地提升了越剧的艺术能力和文化品位。在袁雪芬和她的“雪声剧团”引领下，其他越剧名角和剧团纷纷聘请编导、改革舞美，加入了构建“新越剧”的行列。

“袁派”领风气之先

戏曲重唱，唱重运腔。越剧的唱腔最早源于嵊县民歌、小调和佛曲，又吸收了杭州、湖州的“湖调”以及绍兴大班的曲调，形成了最早的唱腔体系。进上海后，艺人们模仿京剧戏班，配上锣鼓丝弦，产生了适合女声演



袁雪芬获得“白玉兰”终身成就奖

胡晓芒 摄

唱的“四工调”。

1943年11月，袁雪芬演出《香妃》，当演到人物惊见丈夫之死时，袁雪芬唱道：“我那苦命的夫呀！”音调脱离了“四工调”的范围。琴师周宝财也调整了琴弦，使用“亮弦”并以碎弓奏出。唱得哀怨凄楚，奏得深沉低回，更有许多观众跟着“香妃”悲泣流泪。这个定弦在工尺谱中称作“合尺”，袁雪芬的新腔“尺调”由此得名。

“尺调”系从“四工调”发展而来，适用于高中低各个音域，此调不久流行，逐渐成为新的越剧主腔。袁雪芬在此后的演出中，大多以尺调为基调，创造了众多名段。对于戏曲剧种来说，一个新腔的出现，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在“尺调”上建立起来的“袁派”唱腔，旋律淳朴，感情深沉，委婉缠绵，韵味醇厚，不仅在越剧表演艺术上独标高格，更对越剧流派的丰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戚雅仙的“戚派”、张云霞的“张派”、金采凤的“金派”、吕瑞英的“吕派”等，均由“袁派”脱化发展而来。作曲家刘如曾评“尺调”的价值为“一个调发展了一个剧种”，诚如所言。

越剧经典《祥林嫂》

越剧擅长演绎古代题材、爱情题材，尤对“落难公子贵小姐，私定终身后花园”之类的才子佳人戏最拿手，观众也最爱看。袁雪芬认为这既是越剧的优势，也是越剧的劣势——题材狭窄，情节雷同，表演缺乏突破，不利于剧种长远发展，必须尝试突破。

1946年3月，袁雪芬读了鲁迅小说《祝福》，出于对祥林嫂的极大同情心，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出于突破越剧题材的渴望，她下决心将小说《祝福》改编为越剧《祥林嫂》。

没了拿手的爱情，没了擅长的水袖，越剧还能吸引观众吗？袁雪芬认为，越剧的传统剧目中也有不少表现女子受苦的戏，相信观众对祥林嫂的悲惨命运一定会予以同情。更重要的是，反映现实生活同样是越剧的责任，“演祥林嫂，是为了让观众现实生活中的妇女不再重演祥林嫂的命运”。

《祥林嫂》于同年5月试演。袁雪芬饰演祥林嫂，从青年演到老年，从花旦唱到老旦。口语化的念白、生活化的动作，突破了许多传统表演程式，呈现出强大的思想和艺术感染力，震撼了大量的观众。《时事新报》副刊头条的一篇报道称：“《祥林嫂》应该不仅是雪声剧团，而且是整个越剧界的一座里程碑。”

袁雪芬并不满足于此。她认为祥林嫂这个角色，值得自己“花毕生精力去塑造”。果然，在此后的40年里，她对《祥林嫂》做了四次大幅度的修改加工，使其既成为越剧改革的里程碑式剧目，又成为了越剧的经典保留剧目。

诚如刘厚生所言，袁雪芬是为越剧而生的，是为戏剧而生的，更是为生生不息、传承创造的中华文化而生的。她生于春天、逝于春天，消逝之时，雪化成水，叮咚有声。笔者曾在她逝世那一年，填词悼念：如今当她诞辰百年，再度吟唱，以表怀念——

刺水出伶女，的笃趁鸟篷。小歌难唱还唱，只为此情钟。遍走繁华洋场，忍看凋零姊妹，电闪过无踪。半掩英台泪，新后正当红。

香妃恨，山河恋，尺腔宗。幕开新纪，抬手擎杖问苍穹。心脏男儿刚烈，人比雪花清白，见说已消融。侧耳听春水，环佩响叮咚。

——调寄 水调歌头